

鸽子

Die
Taube

〔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蔡鸿君 张建国 陈晓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鸽子

Die Taube

[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蔡鸿君 张建国 陈晓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子——聚斯金德小说选 / (德) 聚斯金德 (Süskind, P.) 著; 蔡鸿君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4

ISBN 7 - 5327 - 3001 - 8

I. 鸽... II. ①聚...②蔡... III. ①中篇小说—德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③散文—德国—现代 IV. I51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106 号

Patrick Süskind

DIE TAUBE

Rights for the drawings by Jean-Jacques Sempe are held by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Rights for the text by Patrick Süskind are held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All International Rights are held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Copyright © 1991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1 - 297 号

鸽 子

——聚斯金德小说选

[德]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蔡鸿君 张建国 陈晓春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71,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7,000 册

ISBN 7 - 5327 - 3001 - 8/I · 1743

定价: 12.00 元

代 序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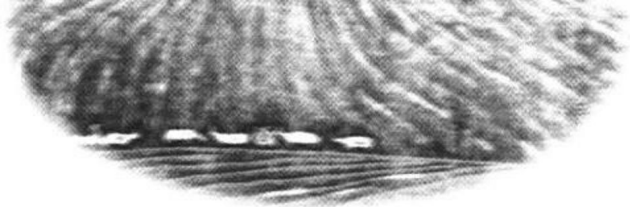
鸽

子

1988年9月1日，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给本书译者之一蔡鸿君先生写来一封信，现将主要内容摘译如下，作为“代序”。

您喜欢《鸽子》并且和您的朋友一起将它翻译成中文，这真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关于我自己,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于1949年3月26日出生在巴伐利亚州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在附近上的学,1968年起,先后在慕尼黑和法国南部城市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上大学,学的是历史,时间相当长,而且没有毕业。大约从1975年起,我靠给电视台写脚本挣生活费,同时继续写比较短小的故事,已经写了很久,要么根本就没有发表过,要么就只是刊登在文学杂志上。1981年,我的一个叫《低音提琴》的剧本还算比较成功,1985年出版了您已经熟悉的《香水》,1987年出版了《鸽子》,目前我什么也不写,因为我想不出任何东西要写。

关于您提的五个问题,我想作以下的回答:

一、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一直记得,至少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想写作。事实上,我父亲也是作家,这也许和产生这种愿望有着一些关系。

二、您作为作家感到最愉快和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

当我成功地写出小说里的一个好句子或者一个段落,当我找到了合适的词的时候,我感到最愉快。像您提的这五个问题,使我感到最难堪。

三、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哪部作品?

我不知道我最喜欢哪位作家和哪部作品,即使

我知道,我也不想透露。

四、您对外国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有什么希望?

对于读者——国外的或者国内的——我根本就不抱任何希望,除非是希望未来仍然还会有读者。

五、您是否读过中国文学作品?有什么看法?

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除了童话以外,我还从未读过一部中国的文学作品。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一大批中国的童话。

帕特里克·聚斯登德



目 录

代序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1
鸽子	蔡鸿君 张建国译	1
对深度的强制	陈晚春译	75
一场龙虎斗	陈晚春译	81
梅特尔·米萨尔的遗嘱	陈晚春译	99
.....一点思考——记忆缺损	陈晚春译	123
译后记	蔡鸿君	133

1
鸽子



鸽子

蔡鸿君 张建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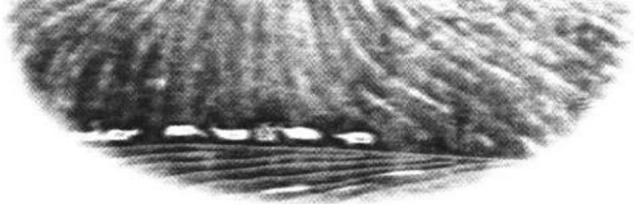
1

鸽

子

当鸽子的事发生的时候，约纳丹·诺埃尔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件事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生活。回想将近二十年平静的生活，他恐怕还从未料到除了有朝一日弃世而去之外，还会遇上其他什么重要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完全合适的，因为他不喜欢动荡，讨厌那些打破内心平衡、扰乱外界生活秩序的





事件。

谢天谢地，绝大多数诸如此类的事件统统留在了遥远的、模模糊糊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不愿意再去回想这些往事，即使有时也会极不舒服地想起在夏朗德^①的一下夏天的下午，那是在 1942 年 7 月，当时他钓完鱼正往家走……那天刚刚下了一场暴雨，这会儿雨仍未停，这是持续数日的炎热天气之后的一场及时雨。在回家的路上，他脱掉鞋子，赤脚走在又热又湿的沥青路上，噼噼啪啪地从小水洼里跑过，给他带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他钓完鱼回到家里，跑进厨房，满心指望会碰上母亲正在做饭，但是，母亲已经不在那儿了，只有她的围裙依旧搭在椅背上。父亲说，母亲走了，她要出门较长一段时间。邻居们说，她是被人带走的，先是被弄进“冬季赛车场”，然后再被送入德朗西^②的集中营，从那里又去了东边，同去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约纳丹对此事一点也不明白，这件事完全把他弄糊涂了。几天以后，父亲也失踪了，约纳丹和他的小妹妹意外地上了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夜里，他们在一群陌生男人的带领下穿过草地和树林，然后上了另外一列南行的火车，

① 夏朗德，法国的一个省。

② 德朗西，法国巴黎东北部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军占领，设有一个纳粹集中营。

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他们的一个素未谋面的叔叔把他们从卡瓦龙^①带回自己位于迪朗斯^②河谷的普吉特镇附近的农庄。他把他们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他让他们在菜地里干活。

五十年代初，约纳丹逐渐对农业工人的生活感到满意。叔叔要他报名参军，于是，约纳丹就顺从地尽了三年义务。第一年，他唯一的事就是努力习惯于那种令人讨厌的军营集体生活。第二年，他被用船送到了印度支那。第三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战地医院里度过的，先是脚上中了一枪，然后腿上又挨了一发子弹，另外还得过一场阿米巴痢疾。当他1954年春天回到普吉特镇时，他妹妹不在了。据说她移居到加拿大去了。叔叔要约纳丹尽快与一个名叫玛丽·巴库切的姑娘结婚。这个姑娘住在附近的劳利斯村，约纳丹以前从未见过她。他乖乖地按叔叔的吩咐办妥了一切，他甚至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因为，虽然当时结婚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却希望能在婚姻中最终找到那种平静安谧、相安无事的状态，这是他心中唯一的渴望。但是，四个月以后，玛丽生下了一个男孩，同年秋天，她同马赛来的一个突尼



① 卡瓦龙，法国城镇。

② 迪朗斯河，法国阿尔卑斯山区主要河流。





斯水果商私奔了。

约纳丹·诺埃尔从所有这些事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任何人，只有与他人保持距离，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为他已成为全村的笑柄——妨碍他的并不是人们对他的嘲笑，而是由此引来的人们对他的公开注意，所以他一生中第一次自己作出了一个决定：去农业银行取出了他的积蓄，打点行装，去了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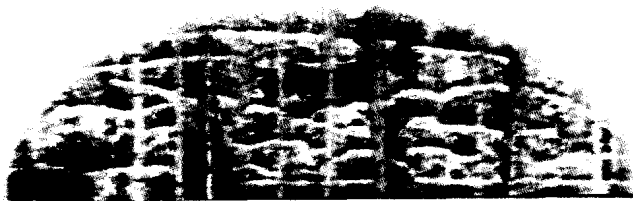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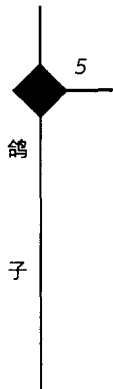
在这以后，他曾经交过两次好运：在塞夫尔大街的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当守卫的差事；在普朗士大街的一幢大楼的第七层找到了一个住处，一个所谓的 *chambre de bonne* ^①。要去这间屋子必须经过后院和专门运货的窄小楼梯以及一条狭长的、只有一扇窗户、光线很暗的过道。过道的两边有二十四间房间，门漆成灰色，上面标着房号，过道的尽头是 24 号房间，即约纳丹的房间。这间屋子长三点四米，宽二点二米，高二点五米，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白炽灯，一个挂衣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直到六十年代，这里的电线才增加了负荷，以便居住者可以接上烹饪电炉和电取暖器，同时还敷设了自来水管，每个房间也装上了各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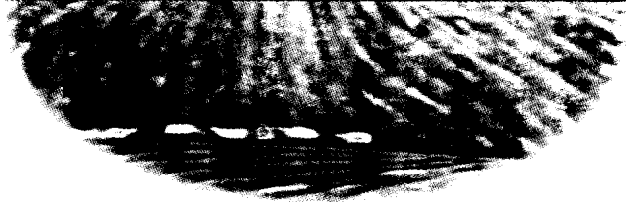
① 法语：女用人的房间。

洗脸池和锅炉。在此之前，阁楼的所有住户——只要他们不违反规定使用酒精炉——都是吃凉的食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在过道里紧挨着公共厕所的那个唯一的洗脸池里用凉水洗袜子、洗为数不多的餐具以及洗脸洗手。所有这一切对于约纳丹来说并无妨碍。他追求的不是舒适的设备，而是一个安全的住处，这里完全属于他，使他免受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不快事件的打扰，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他头一次迈进 24 号房间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你寻找已久的地方，你将留在这里。（当时他的心境就像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见钟情的男人，他们像遭到雷击似的恍然大悟：一个迄今未曾见过的女人就是他的终身伴侣，他将占有她，与她白头偕老。）

约纳丹·诺埃尔租这间房子的租金是每月五千旧法郎。早晨，他从这里去邻近的塞夫尔大街上班，傍晚，带着面包、香肠、苹果、奶酪回到这里。他在这里吃饭，睡觉，感到很幸福。星期日，他从不离开这间屋子，而是打扫卫生，在床上铺上干净的床单。他就这样平静、知足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就是几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房租的数额，房客的种类。五十年代，这里住的大都是些女用人，还有几对年轻夫妇和几个退休老人；后来





进进出出的变成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北非国家的人；六十年代末，主要的房客是大学生；后来，二十四个房间就再也没有住满过了，许多房间空着或者被住在下面几层的房东用来堆放杂物，或者成为他们偶尔用来招待客人的住房。约纳丹的 24 号房间在这些年间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住处。他买了一张新床，装修了一个壁橱，七点五平米的地板铺上了灰色的地毯，烹饪和盥洗的角落也糊上了漂亮的红色漆纸。他现在有一架收音机、一台电视机和一只电熨斗。食品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装在小口袋里挂到窗外，而是存放在一台放在洗脸池下面的小巧玲珑的冰箱里，现在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黄油也不会融化，火腿也不会干得发硬。他的床头装了一个书架，里面至少排列着十七本书；一套三卷本的袖珍医学词典，几本反映克罗马努人^①、青铜器时代的铸造技术、古代埃及、伊特拉斯坎人以及法国大革命的精彩画册，一本驾驶帆船的书，一本介绍国旗的书，一本关于热带动物的书，两本大仲马的小说，一本圣西门的回忆录，一本介绍制作简单食物的菜谱，一本《小拉鲁斯词典》以及《守卫和警察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公务手枪的若干规定》。在床底下存放着十几瓶红葡萄

① 克罗马努人，旧石器时期晚期的人种，因其化石在 1868 年首先发现于法国西南部克罗马努山洞而得名。

酒,其中有一瓶“白马城堡”牌高级红葡萄酒,这是他为1998年他退休的那一天预备的。约纳丹对几盏电灯的位置做了周密的考虑,现在,他坐在房间里三个不同的位置——床的脚端、床头、小桌子旁边——看报,既不会晃眼睛,报纸上也不会出现阴影。

由于添置了这么多东西,这间屋子自然变得更小了,它就像一只吐出过多珠母的珍珠贝不断地在向内部增长。各式各样精心布置的内部陈设使得这间斗室与其说像一间简陋的 *chambre de bonne*,倒不如说更像船舱或者豪华的列车包厢。但是,它的本质特征经过了三十年仍然保持了下来:这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约纳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的安全岛,这里是他的牢靠的支撑点,是他的庇护所,是他的情人,对,是他的情人,因为每当他傍晚回来,这间斗室总是温柔地拥抱他,给他温暖和保护,在肉体和精神上滋养着他,每当他需要它时,它总是在他的左右,它从未离开过他。实际上,它是他生活中唯一被证实是可以信赖的东西。因此,他从来也不曾想过要同它分开,即使是在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爬这么多级楼梯常常使他感到有些吃力,他的薪水也完全允许他租住一套拥有厨房、厕所和浴室的真正公寓——他也绝无这种想法。他始终忠于他的情人,甚至想要把它同自己,把自己同它更紧密地连在一





起。为了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牢不可破，他想把它买下来。他已经和房东拉萨尔夫人签定了合同。这间房间价值五万五千新法郎。他迄今已经支付了四万七千法郎，剩下的八千法郎将在年底付清。然后，它就永远归他所有了，在死神将他们分开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还能把他们——约纳丹和他喜欢的房间彼此分开。

这就是 1984 年 8 月一个星期五的早晨，鸽子的事发生之前的情况。

约纳丹刚刚起床，穿上拖鞋和浴衣，准备像每天早晨那样在刮脸之前先去趟公共厕所。在开门之前，他先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听过道里是否有人。他不愿意碰上邻居，更不愿意大清早穿着睡衣或浴衣碰上他们，而他最不愿意的是在上厕所的途中。发现厕所里有人，已经让他够不舒服的了，而在厕所门前与另一个房客相遇，简直让他感到难堪之极。这种情况仅仅发生过一次，那还是在二十五年前，即 1959 年的夏天。每当他回想起这件事，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两人看见对方时，同时都感到惊慌失措，这件本来绝对保密的事一下子失去了保密性，两个人同时后退，请对方先用，同时说出谦让的话：请您先用！噢，不，还是您先用吧，先生，我不着急，不，您先用，就这样吧……这一切都是穿着睡衣睡裤进行的！不，

他绝不愿意再遇上这种事。他也没有再遇上这种事，这都是多亏了他预先仔细倾听动静的结果。他一边听，一边从门缝里朝过道张望，他熟悉这层楼里的各种声音，能够分辨出每一声嘎吱、咔嚓、噼啪、沙沙声发自何处，甚至对寂静也能作出解释。现在，他只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几秒钟，就完全确定：过道里没有任何人，厕所空着，大家都还在睡觉。他用左手拧开保险锁，右手拧开弹簧锁，锁舌退了回去。他轻轻地一拉，门就开了。

他几乎已经把脚迈过了门槛。然而，就在他抬起左脚，大腿已经准备迈步的一刹那，他看见了那只鸽子。它卧在他的门前，距离门槛大约二十厘米，身上披着从窗户射进来的晨曦，两只红色的脚爪撑在血红色的瓷砖地面上，铅灰色的羽毛整洁光滑。

它把头歪向一边，左眼瞅着约纳丹。这只眼睛看上去非常可怕，像一个小小的玻璃球，四周呈棕色，中间有个黑点，它就像一只缝在鸽子脑袋上面的纽扣，既没有睫毛，也没有眉毛，不加掩饰地、毫不害羞地朝外突出，目光显得极为坦诚。但是，在这只眼睛里同时也隐隐约约闪现出一丝狡黠的目光。其实，它的目光似乎既非坦诚，亦非狡黠，而是显得毫无生气，就像照相机的镜头，吞进外界所有的光线，却一点也不露出自己内部的东西。这只眼睛里没有一点





光泽，没有一线闪光，没有一丝生命的火花。这是一只视若无睹的眼睛，它注视着约纳丹。

他当时害怕得要命——事后，他也许会这样来描述当时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恰如其分，因为，害怕还是后来的事，他当时首先是惊讶得要命。

他的脚像是冻僵了似的在门槛上停住了，手依然握着门把手，脚已经抬起准备向前迈步，他既不能向前，也不能后退，就这样持续了也许五秒，也许十秒，他自己觉得就好像是永生永世。这时，鸽子轻轻地动了一下，要么是把重心从一只脚爪移到另一只，要么就是把羽毛竖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它全身上下有一阵颤抖，与此同时，它的两片眼皮合了起来，一片从下面，一片从上面，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眼皮，而是某种类似橡皮的活盖，它们像两片从虚无中出现的嘴唇把眼睛吞了进去。这只眼睛消失了一会儿。这时，恐惧才攫住了约纳丹，他吓得毛发直竖。在鸽子重新睁开这只眼睛之前，他赶紧向后一跃，退回屋里，关上了门。他拧上保险锁，晃晃悠悠地向床边走了三步，浑身哆嗦着坐下，心脏怦怦直跳，额头冰凉冰凉，他感到脖子和脊柱周围都冒出了冷汗。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现在就要心肌梗塞，或者中风，或者心力衰竭。你现在正好到了得这些疾病的年龄，他想，自五十岁起，最小的诱因都足以引发这